

那一年，为了静下心来赶写几篇稿子，我躲进了沪东的一处居室，住了小半个月。这期间，独自在生火做饭的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到外面就餐。

赶稿的第四天中午，我去了附近一家有点本帮色彩的饭店，意外瞥见菜单上有荠菜炒山药，出于一种新鲜感，我点了这十几元一份的所谓的“新派上海菜”，同时还叫了一碗汤。

热腾腾的荠菜炒山药上桌了，瞧瞧被盛在腰子型盘子里的这道菜，荠菜绿，山药白，宛如一盘翡翠白玉，且香气扑鼻。吃饭、喝汤、兼菜……一盘荠菜炒山药，经不起我的筷子的频频点击，顷刻清空。真个是荠菜适口，山药爽口，整盘荠菜炒山药，鲜美可口。

至于它算不算“新派上海菜”，我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荠菜、山药丰富的营养和不可忽视的功效。且不说它们种种的优点、好处，光是前者富含的二巯酚硫酮就具有抗癌作用，后者所含的黏液蛋白能预防心血管系统的脂肪积淀，这道菜就进入了好些人的食谱。

前些天，偶然翻出父亲二十几岁拍摄的老照片，应该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哪里照的，我不清楚。这是父亲一生为数不多的留影之一吧。看照片上的父亲，一袋布衣长衫，一手搭着礼帽在右腿上，正襟危坐着，丝毫看不出风雨沧桑后的怯懦，倒显得十分淡定。父母晚年得子，虽然父亲十八岁就是乡里远近闻名的厨子头挑，走码头忙生计，养家糊口，对孩子的教育那是很尽心的。记得小时候抄生字练习，老师给了个评语“认真”，他老人家高兴的神情，我却看得一清二楚。人的从容淡定，决定了一生命运。父亲的厨艺渐成境界与之一密不可分。只是我年轻的时候开窍得太晚，他的厨艺我无缘继承。可他的平凡常态和文化气息，对我而言，影响了我一生。那就是凡事得认真。

记得小时候家里住一楼，还有一个不算小的花园，各色植物一年四季轮流登场。满园春色，给平凡生活平添一份温暖气息。父亲看我喜欢涂鸦，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竟然给我买了一叠铅画纸和两支中华牌铅笔。是在静安寺附近的“五四文化用品商店”所购。我受宠若惊，那时可以用奢侈来形容，直接调整了我的人生轨迹。如今绘画艺术陪伴了我一个甲子，父亲却带着无尽美好留恋早早地远行了。想想我也算对他老人家有了一个满意的交代。

大凡喜欢阅读的人就是那些喜欢寂寞又不愿孤独的人，人往往需要独处，却又希望有周围不相干的人陪伴。少时父母是主角，年轻求学时是同学，长大后那就是朋友圈了。这是关键，也是不可或缺的。每个人总有成长的烦恼。跟对了人那你离成功就是一步之遥了。想到父亲的一句话：“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连自己名字也写不端正，何谈生存。”于是，又想到了沈柔坚先生早年书赠条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人总不能看着过去而沾沾自喜，但不能没有感恩之心！一个甲子一轮回，生活还得继续。关于文字、关于绘画艺术，自知量力而行。走了那么些国家，其实那些文化都与你有关，文化就是与每个人有关。



不论是从色、香、味上，还是从养生价值上来说，荠菜炒山药，这两者的结合，都堪称是相得益彰的上佳拍档。接下来一连两顿晚餐，我都在那家饭店点了它。隔天傍晚再去享用的时候，该饭店因

荠菜炒山药

高低

故暂停营业。于是，我萌生了自己烧的念头。

就这么想着走着，我来到就近的一家室内菜场门口。一位在此摆摊的老妈妈，正拾掇着她的摊子。我见敞开的袋子露出的正是荠菜，便要称一斤。她往上提了提这个蓝色大塑料袋，指指里面的小半袋荠菜说：“你都耍了吧。”我犹豫了一下：“用不了这么多……”她一面唠着“两块钱，统统给你。我要收摊了”，一面不由分说地把东西塞了过来，并且补了一句：“回去好好拣拣。”买下荠菜，遂进菜场称了一根山药，八九块钱。

当晚，一进厨房我就倒出荠菜，拣了起来。这

堆荠菜足有两三斤，需要摘除的黄叶还真不少，不过，即使是经过了挑拣，也足以吃上好几顿了。我不愿意吃一顿拣一回，决定一口气干完。就这么不停地挑着拣着摘着，到后来眼睛都花了，有两次竟然把好的扔进了垃圾袋，而把坏的装入了菜篮……长时间的挑挑拣拣，眼怎能不花？全部拣罢，我匀出一部分，将其汰洗干净。那山药也不好对付。我取了三分之一截，它在被去皮、清洗、切片的过程中，无论整段还是碎片，都从我手中滑脱过，莫非好东西都不易抓住？笨手笨脚的，总算把这两样食材侍弄好了。待锅里的油热了，我便倒入荠菜，翻炒起来，稍炒片刻，放入山药，将其与荠菜一起翻炒开了……我闻到了期待中的气

味，及时加了盐和味精，添上少许水，又翻炒了几下，离锅之前，我还浇上了麻油。

这顿晚饭，我是夜里八九点钟才吃上的，可谓名符其实的晚餐了。面对自己亲手烧出的这碗荠菜炒山药，闻着香喷喷，吃着美滋滋，自我感觉良好，甚而觉得比饭店那个腰形盘中的荠菜炒山药还要好吃。到收拾碗筷时我才发觉，忘了在起油锅时放葱了，否则，味道会更嘜！

笔墨菩提，砚田流芳。林仲兴先生是海上书坛标志性的人物，岁月的历练与临池的积淀，师承的寻觅与风格的拓展，使林仲兴涵养并确立了一种艺术的使命感与笔墨的神圣性。为此，他从1965年至今先后举办了25次书法展览，不仅创下了海上书家办展之最的纪录，更是凸显了他的书法理想、书学精神与书道追求。

林仲兴篆隶正草四体皆精，其中尤以篆隶名世。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十分仰慕海上书法大家马公愚先生，苦于无人引见，他仅知道马先生住在襄阳北路某弄。于是，他每天站在弄堂口苦等。数天后终于见到了马先生，他毛遂自荐，递上了自己的书法作品。马先生为其立雪程门的精神所感动，

一双白球鞋，由家长为孩子自备。

一人一双白球鞋，曾经是城市学校中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虽然服装的新旧程度不同，但颜色基本一致，几百上千号学生站在操场上，一片蓝白相间的颜色，尤其是人人脚下一双白晃晃的球鞋，确实显得整齐划一，颇为壮观。

雪白雪白的球鞋，物美价廉，穿在脚上，让人显得精神抖擞。穿着一双白球鞋走在肮脏的马路上格外扎眼。孩子们踢球打弹脚下不老实，白球鞋太娇贵，不禁脏，用不了一天鞋就穿得面目全非。所以平时我一般也不穿它，嫌洗着麻烦。白色的鞋面蹭上黑道子更显眼、更难看，穿脏了总得洗，而且得仔仔细细地洗。



就这么着，这拣过的荠菜和一根山药，成全我烧了三回荠菜炒山药，剩余的一点荠菜，还煮了大半锅荠菜豆腐羹。价廉物美啊，自己动手毕竟比上饭店实惠。

略一琢磨，不对呀。自己烧菜煮饭，固然比上饭店合算，可我为此而耗费的时间、精力，难道就不值钱么？说句“庸俗”的话，这几天在锅碗刀勺上消耗的时间、精力，也够我完成一篇文章了。以前说“时间就是金钱”，其实，作为生命个体，在某种情形之下，其时间比金钱更宝贵。量力而行地上上饭店，不无裨益。

转念一想，还不尽然。不少人自己烧菜煮饭，其中有为了“做人”而节省开支的，也有

林仲兴的翰墨人生

王琪森

破例收其为弟子。林仲兴的矢志不渝及勤奋刻苦，在书法圈内是有口皆碑、足为楷模的。诚如东坡居士所言：“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取法的抉择，挥毫的走向，线条的表现，是一个书家艺术审美的认知和笔墨践行的佐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一人生的命题，同样也适用于书法。为此，汉代的杨雄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揭示了书学的这个终极奥秘：“书为心画。”中国书法的源头是篆隶，林仲兴以此作为自己的主攻，正是他对书法观澜索源间的追踪与振叶寻根中的探索。林仲兴的篆书融钟

鼎、石鼓、小篆、碑碣、摩崖等为一炉，多元吸纳而精汇变通，立意高古，字势雄健，结构奇崛，笔致苍莽。他当初跟王个簃学习篆书时，对老师布置的作业要临写数百遍。这种大运动量的书写耗纸无数。当年他经济拮据，只得去论斤买宣纸厂的边角料报废纸，在上面反复书写，直至将纸写成墨黑一片，他称之为“练功纸”。面对他成堆的“练功纸”，恩师欣然为其题斋“穷通草堂”，穷则思变，通则有成矣。

林仲兴是一位具有家国情怀、奉献精神、德艺双馨的书法家。为了传播民族文化，普及书法，二十多年来，他坚守在书法教育前沿，三尺讲台，金针度人，学生逾万，并为他们无偿提供自己的书法作品以

洗得次数多了，白球鞋就变得发黄，那时候商店里专门有卖白球鞋粉的，洗完了鞋在上面抹上一层鞋粉，晒干了，球鞋焕然一新，雪白如初。除了白球鞋粉，我还用过其他的方法为白球鞋增白，挤上点牙膏、涂上点白粉笔等等，同样能起到增白的作用。

实事求是地说，与其他那些篮球鞋、绿球鞋相比，白球鞋除了相对美观漂亮之外，实用性并不好，除了容易脏，它们的鞋底也薄，缺乏弹性，远不如别的球鞋舒服耐用。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上

巢云诗钞 (二十八) 汪涌豪

过匈牙利古城佩奇二首

夜凝岚气隔厓喧，秋浸年光湿墓垣。
流月清真通异域，宿云罗马可穷原。

繁华晬曜冽泉鸣，扬萼芬葩石气清。
旬雨晴峰声舒动，远天既霁色光明。

位于多瑙河和德拉瓦河之间的小城佩奇，因凝聚着从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再到土耳其战争各个历史时期的精华，被称为匈牙利最迷人的城市。其中，尤以老城中塞切尼广场的卡西姆帕夏清真寺及公牛头喷泉后的土耳其浴室遗址为最有名。但许多人不知道，其实最能代表这座城市气质的，是位于圣伊斯特万广场上的佩奇大教堂。这座建成于十一世纪的教堂屋顶淡绿，墙面纯白，四角四座塔楼庄严肃穆，一派纯正的新罗马风格。在土耳其时期，它曾被改作清真寺，以后恢复原貌，成为匈牙利最美的中世纪教堂。离它不远处又有早期基督教墓地遗址。作为佩奇最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这座墓址保存了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建城以来基督徒生活的实相。然而古城又是现代而浪漫的，享有欧洲“情人锁之都”的美誉。每当冬去春来，新雨初霁，大教堂前的樱花烂如云霞，开始忙着传递新一轮的恋人心语。此时重温它的历史，可谓最是时候。

过匈牙利埃斯特艾姆思奥勒留为感二首

重云百叠望霞晖，众鸟千声上翠微。
露坐且思秋色老，还从凉月照芳菲。

惟年天运竟何求，凡事鸡虫过眼浮。
蛮触原无千顷地，北邙自有万钟愁。

多瑙河在维谢格拉德优雅地划了一条弧线后，把自己带到了埃斯特艾姆。与斯洛伐克隔河相望的埃斯特艾姆地理位置重要，加上伊什特万一世出生于此并在此地加冕，所以从十世纪晚期开始，这里就一直是匈牙利的首都，直到两个多世纪后被土耳其人摧毁。匈牙利第一大教堂、教区大教堂埃斯特艾姆圣母升天大教堂之所以建在这里，正缘于此。忆昔教堂落成时，奥地利皇帝约瑟夫曾亲自参加盛典，李斯特指挥了自己为教堂专门写的弥撒曲。个人更留意的是罗马贤皇奥勒留留在这里的痕迹。当年，他率大军在多瑙河一线与日耳曼人作战，据说曾到过附近的卡尔图嫩要塞。这个从属于斯多噶派的“哲学皇帝”，是一个比他的帝国更加完美的圣人。他不但毫不在意个人一生的事功，相反，常在所作《沉思录》中提醒人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在他看来，物质虚幻，人生短暂，世上一切的存在皆渺小而多变，无任何稳定性可言，所以人应善自选择，尤须控制欲望以避免痛苦。只是这样朴素的箴言，从帝王到普通人，能听进去的实在不多。

正是以一种真诚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来泽惠学生，他为书坛输送了一支精英团队。现在的书坛展事，其中有一些是狂怪丑陋的时尚展览体，解构经典、颠覆传统、混迹江湖。而林仲兴却高扬起中国书坛的主体精神与美学理念，笔墨精湛，书风高蹈，展示了一派正大气象的时代风貌。

人家的职业服装，而当年在白颜色的鞋里，除了白球鞋还真就找不出别的质地和样式。

现在，老式的白球鞋很少见到了，各式各样舒适体贴的运动鞋摆满了商店，那种简陋的薄底白球鞋成了羞于见人的丑小鸭，而从人们脚下渐渐消失了。有一天晚上散步，我竟然在地摊上看见了久违的白球鞋，问了问摊主，价钱相当便宜，说是运动鞋厂库存剩下的。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双，本想锻炼的时候穿上它，却始终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白球鞋一直躺在柜子底，直到放得发黄也没穿过。

小小一盒蛤蜊油，效用还真不小呢。请续看明日日本栏。

流光小物件 责编：贺小钢